



军中绿歌

2025年八一建军节刚过,8月3日下午,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天气阴晴交替,微风吹拂,清爽宜人,是一个出门游览的好天气。抬头望去,阳光在云层中不时露出笑脸又羞答答地隐藏起来,好像在引逗着我的思绪,使我几番萦绕心头的念想再次袭来——趁凉爽,到五十年前我们待过的阵地上去看看。那土路、那山头,虽然我离开部队后,不只一次地登攀上去,回想那事、那人、那难忘的岁月,但每去一次,就会有一种新的感念和收获,总会激荡起心中新的波澜。

我们计划一起从石家庄到乌兰察布避暑的共有三家十口人,有老人、青年和孩童,他们愿意与我一同去追寻自己并不熟悉的、边疆山野的岁月印痕吗?我拿起电话,怀着试试看的心情,分别给另外两家的主人打去电话,没想到对于我的邀问,两家人竟毫无迟疑,出奇一致且斩钉截铁地答复:去!我不禁被他们感动,另外两家的主人,一位是从基层人民法院退休的老院长,一位是参加过援老抗美的老兵。我想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,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藏着满满的回忆,也是我们想让后代了解的一段历史。于是一行人立即行动,驾驶着两辆冀A牌家庭轿车,满载着全家老小出发了。

我们开车驶过集宁区平展的柏油马路,从桥东穿过南地道桥来到桥西。集宁桥西早已今非昔比,挺拔的高楼、宽阔的大街、满目的商店,让人望了眼花缭乱。老伴唯恐我在众人面前带错了路,说:“可别不认得路了,让大家白跑一趟呀。”“放心吧,尽管城市日新月异,但我们的阵地已是熟稔于心,错不了。”我开着车答道。

出城不远便上了山间土路,腾起尾尘的弯曲小道,没有给大家的热情扫兴,反而如油画般吸引着人们的双眼。“这是五十年前我们入伍时徒步到部队走过的路,打那时起,我们就与这条道路结缘,一身戎装的戍边战士们在这条道路上,不知洒下多少汗水,留下多少回忆。”我指着周边的环境,向众人介绍。

来到赵秀沟村不远处,大家下车来,我指着前方海拔1500米左右的一座山头对大家说:“那里就是我们的14.5毫米高射机枪对空阵地,1976年,我们曾在阵地上战备坚守了将近一个月时间。”大家静静听着,就连刚刚7岁的小丫头也睁着大大的眼睛,似懂非懂地在聆听中望着远方。

“走,上去看看。”年逾古稀的参战老兵见到阵地就来了精气神,召唤着大家向山头攀登。山脚不远处,有一道宽宽的壕沟围拢山间,尽管被岁月蚕食得有些面目全非,但曾经的战士会一眼认出它的真容。“这就是当年步兵战友们挖出的反坦克壕。”我说道。“对!没错,是反坦克壕。”参战老兵应答着。“叔叔,反坦克壕是干什么的呀?”老兵的女儿问道。我站在壕沟边解释:“反坦克壕一般构筑在山头阵地下方,有上口宽6米、下底宽3米、高3米等不同尺度的标准,主要是对付敌坦克对我阵地的进攻,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反坦克壕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。”大家听得很入神,我感到自己像是在进行国防教育演讲,心中很是荣幸。

“往上冲!”又是参战老兵发话,只见他把手一挥,不顾年迈体弱,弯曲着身子向上攀去。半山腰处,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步兵战壕。老兵高兴地喊道:“呀!步兵战壕!”说着便跳进壕沟,顺势来了一个“投弹”的动作。孩子们惊讶道:“这就是常在电影上见到的战壕呀?”“是呀!当年,保卫边疆的战士们为了祖国安宁,将这里构筑成了能打能防的钢铁长城。”我回应着孩子们的问话。

再往山上攀登,一个竖立在半裸露坑道口上方的醒目标志映入眼帘,只见五星军徽下写有“军事设施”的字样。那坑道口,就像睁大的警惕眼睛在注视着远方。见到坑道,就像见到久违的朋友,不禁勾起我遥远的记忆。那年我们驻守山头阵地,步兵战友们携带弹药进驻坑道。“我在山头上亲眼望见,从半山腰坑道口出来的步兵战友,在烈日下拧着滴水的棉被,这就是我们的戍边战士呀!”我说道。没有当过兵的老院长听着我的讲述很是激动,高声说:“战士伟大!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留个影。”于是,我们的身影定格在了坑道口旁。

继续向着山巅攀登,我和参战老兵率先登上了山顶。当年我们在山头阵地上挖掘的14.5毫米高射机枪掩体,还在那里静静地诉说着往昔。半个世纪过去了,一班的、指挥班的……一个一个掩体都是满满的回忆。参战老兵的部队在南部边疆,我在北部边疆,南北虽遥远,军人心相连。参战老兵在阵地上的心情与我一样激动,这里走走,那里看看,情不自禁地比划着战斗的动作,引来孩子们好奇的目光。

我站在山头,手指着西南方的一处高地对大家说:“当年我们驻守在北部边疆的一线部队,都是以阵地为家,每个连队守卫着一处阵地,那个山头就是我刚入伍时驻守的12.7毫米高射机枪阵地。”参战老兵听后决意要转战阵地,再攀一个山头去体验一番。我应允着,车行半路,徒步走去。

一路步行,一路回忆。1975年春,刚刚新兵下连的我们,在睡梦中被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哨音惊醒。连长马伯在队前宣布:“上级命令我连迅速前往阵地。”我们对连长模拟下达的演习命令没有怀疑,背着背包的战士们迅速进入状态。我扛着重达三四十公斤的枪身向着山头跑去,武器加背包水壶等等足有五十公斤重。那时我们从平原地区来到内蒙古高原只有三个多月,身体还在适应中。负重越野跑步攀山,不一会儿汗水便透过棉衣,心跳比擂鼓还要激烈。临近阵地,战友王建国接过我扛的枪身继续攀登。我跟着奔跑,气喘吁吁呼吸急促,心跳直达嗓子眼儿,但我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,毫不落后攀上了阵地。后来据战友们回忆,当时我的脸变成了一片煞白。站在阵地上方的马连长看到我的情况,大喊一声:“不准停步,绕着山头慢跑。”我当时累得真想躺在山上休息一下,听到连长喊话,没有立即停下脚步,围着阵地缓慢跑着,直到呼吸均匀下来。事后,从连队老兵那里我才知道,如果当时我立即停下脚步,心脏供不上血,或许就在这高原阵地上光荣牺牲了。

如今重返阵地,看山山亲,看草草美!我抚摸着山石,禁不住心头一紧,泪水盈目。

这是我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,脚下的土地就是我们保卫的家园。



母亲 的 经纬

●崔秀

时光的褶皱里藏着太多往事,岁月的长河中沉潜着难忘的瞬间,总在不经意间被思念的浪潮托起、定格。

“吱呀——”木门被推开时,门轴的摩擦声惊飞檐下的麻雀。母亲站在晚霞的光晕里,身上那件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褂子早已褪成浅淡的蓝,被风拂得轻轻颤动,像老槐树上簌簌作响的叶。臂弯里夹着的柳编簸箕,边缘被岁月磨得光滑润,中间堆着一小撮沙粮食。她仰起头,刺眼的霞光迎面扑来,她下意识抬起右手搭在眉骨上,指节像老树根般虬结,手背上凸起的脉管横七竖八,像落在枝叶间的爬虫。她努力挺直腰板,脊椎却像被无形的重担压着,微微向前倾着。霞光顺着微驼的脊背淌下来,在地上洒出长长的影子,倒像个俯身膜拜大地的信徒,磕下一个又一个虔诚的头。

“咕咕——咕——”母亲的呼唤从喉咙深处滚出来,带着庄稼人特有的沙哑。院角的芦花鸡立刻支棱起脖子:正啄食的停了动作,刨土的直起身子,连趴在墙根打盹儿的老母鸡也猛地睁开了眼。它们扑腾着带斑点的翅膀,迎着张狂的步子奔过来,转眼将母亲围在中间,“咯咯”的混叫声搅碎了黄昏的宁静。

母亲从簸箕里抓出一把沙粮食,手腕轻扬,秕谷、秕麦、碎豆混着沙土草

屑,洋洋洒洒坠入霞光里,像撒下一把碎金。鸡群顿时炸开了锅:大花鸡仗着身强力壮,一伸脖子就把旁边的小鸡崽啄得连连后退;黑尾羽的母鸡最是机灵,斜着身子从缝隙里钻过去,“喀喀喀”抢先拣啄饱满的颗粒;还有只瘸腿的小鸡总被挤在最外围,只能捡些散落的碎末,却也啄得津津有味。

母亲投喂并非担心它们挨饿,而是借着这点恩惠摸清下蛋的底数,防止丢蛋。她半蹲下身,出其不意地将毫无戒备的母鸡一个个抱起,揣摸着鸡肚子,嘴里念念有词:“一颗,两颗……”摸不到蛋时,眉头便蹙成个疙瘩;摸到了,眉峰又悄悄舒展开。最后她拎起一只芦花鸡的翅膀,鸡扑腾着不肯安分,她板起脸朝我喊:“毛格儿,这只今天没下蛋,明天上午盯紧了,别让它把蛋丢在柴房草堆里。”我忙不迭应着,退到她身后。落日像个懂事的孩子,忽然把半张红彤彤的脸埋进地平线,余光将母亲的倒影拖得老长,像一根墨线,在地上晕染出阴阳的分界。我的身影被她的影子遮着,遮住了攥着衣角的手,也遮住了那时还不懂忧愁的天真。

喂完鸡,母亲没歇口气,转身进屋端起灶台边热好的猪食。猪圈在院子最西头,老母猪听见脚步声就“哼哼”起来,鼻子在木栅栏上蹭来蹭去。她

一边往石槽里倒食,一边用围裙擦额角的汗,汗珠坠在地上,瞬间被干燥的泥土吸了去,只留下个深色的小点,像滴进时光里的墨,在我心上洒开深深的印记。

黄昏渐渐漫上来时,烟卤里升起袅袅炊烟。母亲在灶台前像陀螺般转着,我帮五哥拉风箱,柴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。她时不时腾出手添柴,火光在她眼角的皱纹里跳跃,映得脸颊发红,津津的汗水闪着光,漫出浓浓的热意。

晚饭多半是熬糊糊、煮山药。几碗下肚,我们的肚皮撑得滚瓜溜圆。母亲收拾完碗筷,铺开被窝,我们脱得光溜溜钻进去,总要嬉戏打闹一阵。等闹够了,她便安顿我们睡觉,我们都很听话,乖乖静下来,很快就沉入梦乡。

夜里醒来时,总见母亲在煤油灯下缝补衣服或纳鞋底。月光从窗棂漏进来,在她佝偻的背上淌成河,照亮枕边擦着的一大叠大小不一的鞋帮,还有待绞的铺衬。她借着昏暗的灯光,耐心地将补丁在布面上铺展,旧补丁上又叠新补丁,像她讲不完的故事。有次我忍不住问:“妈,您咋总熬夜缝补?”她把针尖在头皮上蹭了蹭,笑着说:“衣服破了能补,日子破了,也得一针一线缝起来啊。”我眨眨眼,似懂非懂地追问:“妈,日子咋缝补?它又不是衣裳。”母亲叹

口气,顿了顿说:“现在妈讲不清,等你长大了,自然就懂了。”“那您天天熬夜,不困吗?”她亲昵地看着我:“你赶紧睡,妈觉少。”

母亲睡得晚,却起得早。每当我睡眼惺忪睁开眼,总见她收拾铺盖,过一会儿,一盆热气腾腾的糊糊就端上了炕。吃完早饭,她下地干活,歇工时还要挖一箩筐猪菜;午饭后趁歇晌,又挽着一箩筐脏衣服去河沟洗,木槌捶打衣服的“砰砰”声撞在暑热里,惊得周围的蝈蝈、蚂蚱都停了声。等洗完衣服,下地的哨子又响亮了。

记忆里,但凡我们爱吃的东西,母亲总说自己不爱吃。那时只有过节才能吃上水果和肉,她总会把碗里的肉夹进我们碗里,看着我们狼吞虎咽,脸上漾着满足的笑。

如今我也到了母亲当年的年纪,衣柜里挂满挺括的新衣,却总在某个霞光漫过窗棂的时刻,想起她那件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褂。那些在岁月里磨损的经纬,原是她用一生织就的网,网住了浆米油盐的琐碎,也网住了我漫漫长长的人生。母亲以一生的辛劳作经,以默默的付出为纬,织出一个温暖的茧,让我们在里面慢慢长大。而她自己,就在日复一日的转动里,渐渐成了我们生命里最珍贵的底色。



落叶逐水流

汤青 摄



故园新梦

●孙金梅 丁乐博

在时光长河的浅滩,我寻觅故乡旧时的模样。那泥沭小路,像老人皱纹里的沧桑,如今,已铺成平坦大道,向远方伸张。老屋的土墙,曾被风雨侵蚀得摇晃,如今,是坚固新房,闪耀着希望的光。屋顶的炊烟,不再孤单地飘荡,与城市灯火,交织成温暖诗行。村口的古树,见证岁月的跌宕,如今,枝叶间挂满新时代的梦想。孩子们的欢笑,如银铃般响亮,在知识的天空里,自由翱翔。政策春风,吹绿了每一寸土壤,科技星火,点亮了每一处山乡。故乡啊,你不再是旧日的模样,正以崭新姿态,拥抱未来的曙光。

秋韵,醉倒的时光

●亭雨

叶片摇晃着蝉声遮掩阳光
云朵厚重地集结启程
风,点燃一地的草香
声声锋利的顿挫的镰刀
蛐蛐的歌喉依旧嘹亮
一任牧歌漫过丰盈的词章
没有题名的夜晚
思念饱含金色渗透月光
打湿晶莹而圆润的露珠
一首宋词悄然从蛙声里走出
顺着乡愁点亮星灯
虫鸣,便在梦里次第流放成行
醉美的秋韵一直从未错失
所有的环节都爱得深沉
不可辜负的景象无限澎湃
放缓所有酝酿着的悲伤
阑珊处,丰厚的记忆托举着时光
踌躇间,一一都是满季的诗和远方

岁岁柿柿红

●陈德永

我行走在秋色斑斓的垄上,风里裹着熟果的甜香与泥土的清冽。漫过眉梢时,连呼吸都成了秋的私语。籽粒饱满的高粱胀鼓鼓地吐着绛红穗子,像极了农人说丰年时涨红的脸,细长黄绿的长秆被沉甸甸的穗子压得弯了腰,却仍倔强地朝着太阳的方向。

不远处的柿子树撞亮了眼。一树树橙红鲜亮的柿子,缀在疏朗的枝丫间,宛若谁将无数盏迷你小灯笼挂在了枝头。霜风刚过,柿子表皮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霜,像披了纱,阳光透过叶隙洒在上面,莹润如玉的光泽里,漾着秋的绚烂与自然的灵韵。“色胜金衣美,甘逾玉液清”,这鲜红诱人的蜜果,论颜色,比鎏金的衣裳更艳;论滋味,比甘醇的玉液更甜。这般好果,得了“吉祥果”的美名,枝丫间缀着的哪里只是柿子,分明是秋光酿就的祥瑞,是藏在季节里的喜庆。

晚唐文学家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里曾细细记过“柿有七绝”：“多寿,二多阴,三无鸟巢,四无虫蠹,五霜叶可玩,六嘉实,七落叶肥大。”七条好处,条条皆是柿子与人间的温柔相契。我每读至此,总忍不住点头,这草木恩赐的粮食,曾在我少年岁月里,刻下过最温暖的甜。

那是早年读中学时,学校在城乡接合部,一到秋深霜露重的夜晚,晚自习的铃声刚落,夜风裹着寒气钻进衣领,肚子便不争气地唱起“空城计”。同宿舍的舍友是邻村来的,总从家里带来鼓鼓囊囊的布包,里面装着两样宝贝:一是软糯香甜的柿子,捏在手里软乎乎的,二是他母亲用五谷杂粮混着芝麻、花生炒熟,再磨成细粉的炒面吃食,闻着就有焦香的谷物味。

每晚熄灯前,我们几个饿肚子的少年便围在宿舍的小桌旁,舍友小心翼翼地剥开一个柿子,橙红的果肉裹着蜜般的汁水,“啪嗒”一声落在碗里,再舀几勺炒面倒进去,用筷子细细搅拌。谷物的焦香混着柿子的甜香,瞬间漫满了小小的宿舍,我们捧着碗,你一勺我一勺,连碗底的汁水都要舔得干干净净。那香喷喷的“柿子拌炒”,是我们学生时代最贪恋的美味宵夜,暖了肚子,也暖了异乡求学的孤单,食后连梦里都带着甜甜的谷物香。

如今再立于柿树下,金风逶迤而过,吹得枝丫轻晃,橙红的柿子在叶间时隐时现,像极了当年宿舍里摇曳的烛光。秋云如絮,漫卷在天际,火红的柿子晕染了秋的绚烂,也晕开了心底的旧时光。我伸手摘下一颗,吮开薄薄的皮,甜润的汁水漫过舌尖,果然还是当年的味道。

如今异乡的秋夜,我仍常忆起那碗柿子拌炒面的暖香。它润泽的何止是味蕾,更是岁月中那些漂泊的瞬间。柿柿如意,原是人间最朴素的祈愿——愿每一日都沉淀如垄上熟柿,饱满,甜润,含光。